

17



《毛泽东最后七年风雨路》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作者：顾保孜 撰文
杜修贤 摄影

本书客观描绘了毛泽东最后七年的风雨历程，再现了1970年到1976年共和国重大历史事件和国事风云，讲述了林彪事件前后我国内政外交重大事件的起因、发展与结局，也曲折反映了毛泽东个人晚年的思想轨迹。

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

这还要从1971年3月27日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日本名古屋开幕说起。

按照惯例，比赛开幕那天，国际乒联要举行招待会。主人致词之后，大家就举着酒杯随意走动起来，这时几个热情的美国选手与中国运动员相遇，他们兴奋地说：“啊，好久不见了。你们的球打得真好！”那时中美关系十分敏感，中国代表团领导立即将此情况向国内作了汇报。这毕竟是中美运动员之间的一次邂逅，一次礼遇，所以国内方面也没有什么反映。

中国队获得男子团体冠军之后，中美两国选手在游玩中又碰到了一起。热情爽朗的美国青年笑着问：“听说你们已邀请我们的朋友（指加拿大队和英国队）访问你们的国家，什么时候轮到我們啊？”

中国队负责人再一次向国内报告：“美国队希望访华。”

接着4月4日，美国男队第三号选手格伦·科恩为了能打好下面的比赛到训练馆练球，不想练完球走出体育馆时，竟然找不到自己来时乘坐的汽车。正在这时，一辆带有乒乓球锦标赛标志的大轿车开

了过来，科恩情急生智，连连招手，轿车在他身边戛然停住，科恩赶紧跳上车，长吁了一口气。但当他抬头环顾时，不禁暗自吃惊，原来同车的全是中国人。于是他独自站在车门口，没有找位置坐下。

这时，坐在车子后边的庄则栋从座位上站起来，走到科恩身边，通过翻译和科恩聊了起来。庄则栋对科恩表示欢迎并向他赠送了中国礼品。这一意外的举动把科恩乐坏了，他和庄则栋肩并肩站在一起直到抵达爱知县体育馆，他们俨然成了好朋友。

这一幕被敏感的记者发现，他们把照相机对准了庄则栋和科恩，此情此景立即成为各大报纸头条的新闻。

中美两国运动员友好交流的举动更加触动了美国队。他们的副领队来到中国队的驻地，开门见山问中国队的负责人：“中国邀请我们南边的墨西哥队去访问，也邀请我们北边的加拿大队，你们能不能也向我们美国队发出邀请呢？”

美国队这次正式提出访华的要求，的确非同小可；中国领队虽不能当场答复，但必须马上向国内

请示。

中国乒乓球队的请示电报送到了国家体委，国家体委立即和外交部磋商，一致做出了“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来访”的决定。报告送到周恩来手里，他也在报告上写了“拟同意”三个字和一段批语。

报告又到了毛泽东手里，他也在自己的名字上画了圈，并要他的护士长吴旭君把文件退给外交部办理。

这个拒绝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报告似乎就此尘埃落定。如果没有后面的转折，这份报告在中美交往史上只是一份存档保存的文件而已。

1971年4月6日，在退回这份报告后的当天深夜，毛泽东已经服了安眠药，可是他睡意全无，还坐在书房里看书。周恩来在午夜前来到他报告美国国务院3月15日宣布取消对持美国护照去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的一切限制，也谈起了外交部和体委的负责人讨论是否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分歧……如今，为什么不可以把邀请书发往美国，让他们的乒乓球队打头阵呢？它不仅可以为尼克松或他

的特使前来北京创造一个良好的氛围，而且还能缓冲一下中国人民对美国的敌对情绪。

这将是打开中美关系的局面的一个非常好的前奏曲。想到这儿，毛泽东精神为之一振。

尽管文件已经退走，毛泽东还是果断地作出决定——立即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

据毛泽东护士长吴旭君回忆，当晚毛泽东要她给外交部一位领导同志打电话：“邀请美国队访华。”但毛泽东有过交代：他吃了安眠药以后说的话不算数。这使吴旭君犯难了，毛主席现在讲的话不算数呢？她故意迟疑着没有动身。

毛泽东见她没有动，急着对她说：“小吴，你还坐在那里呀，我让你办的事怎么不去办？”

吴旭君故意反问：“主席，您刚才和我说什么呀？我没听清楚，请您再说一遍。”

毛泽东又把刚才讲的话重复了一遍。吴还是不太放心，反问他：“主席，白天退给外交部的文件不是已经办完了吗？您亲自圈阅的，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怎么现在又提出邀请呢？您都吃过安眠药了，您说的话算数吗？”

毛泽东把大手一挥，说：“算！赶快办，再慢就来不及了。”吴听了这句话立刻给外交部打了电话。

4



《财富如水》

◆出版社：作家出版社
◆作者：卢新华

《财富如水》一书是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引领者，“伤痕文学”运动的创始人，著名作家卢新华先生最新力作。作者站在东西方哲学和历史的高度，以赌场生活作为切入点，细心审视、考察、分析和研究了财富所具备的水一般的特征和性质。

赌场发牌员别出心裁论述财富和人的关系

一个人的肺部已无法正常呼吸，血液已无法正常流动，体温便会逐步下降，最终成为一具“僵尸”。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行政或法律机构便会出面加以干预，对其财产实施“保全”，并通过银行等部门对该公司、该企业的资金实施“冻结”，然后在完成债务和债权的“清理”后，相关资产才可以“解冻”。

小公司、小企业会破产，会成为一具“僵尸”，大公司若美国的“雷曼兄弟”等，尽管有上百年历史，一样会破产，资产一样会被“冻结”。所不同的是，因为名声大，此后还会经常成为人们茶余饭后谈说的资料。

然而，说到人类财富的大面积“冻结”，通常都与经济环境“过冷”，投资“热度”急剧下降有关。此时，百业萧条，到处可见工厂倒闭，商店关门，银行贷不出款，房产商卖不出房子；一方面市场上物资奇缺，另一方面仓库里货品大量积压……这种景象会让人联想起严冬的黄河，河面上挤满了大块大块的浮冰，除了偶尔可见一两艘破冰船艰难前行外，大部分的船只都只能停航罢渡了。

在这种恶劣的经济环境的作用和影响下，企业的资金链通常被“冻裂”，产品销售的管道也被“冻

牢”，投资者对经济复苏的希望和信心也一并降到“冰点”。

我在进入赌场这一行谋生之前，曾在一个叫做“东海财团”的公司的管理层负责过一个月左右。我是在一个朋友的介绍下，进入这家公司的。据他说，公司的老板曹某人是一位“金融奇才”，做“外汇期货买卖”稳赢不输；又说，国内某著名“大气功师”曾对他多次“发功”测试，也认为他确实具有“特异功能”。我那时正好在“外汇期货市场”蚀了一票，很有些不甘心，听说此君有如此“才干”，心里虽有疑惑，但还是“相见恨晚”。及至见了面，又见此君谈吐不俗，夸口要在半年内携巨资进军中国大陆，以实际行动支持“改革开放”大业……拳拳“爱国之心”溢于言表。后来又有我的一个同学向我洋洋洒洒地讲述了他在旧金山的见证和赞叹：投资一万美元，每月便可拿到一千五百美金的红利，半年多来月月兑现，从未食言。我于是掂量来估量去，最后还是将银行里最后一点积蓄两万美金取出来，投资到“东海财团”。未料想第一个月一千五百美金的红利尚未拿到手，那老板却

忽然失踪了。原来竟是个以“金融奇才”的面目出现，从事“非法集资”的骗子。等到行骗的嘴脸有一天被人揭发出来，所有投资人的投资款却也连带被法院“冻结”了。

一两年后，那款子才“解冻”，然而扣除律师费以及财产托管人员的薪酬，拿到手里，已“挥发”得只剩一成上下了。我于今方才明白，当初我们那些投资款之所以被“冻结”，其实还是我们和这位曹老板“共谋”的结果。我们是“经营不善”，曹某人则是“取财无道”。我们“经营不善”丢了钱，曹某人“取财无道”，后来终于在北京丢了性命。——当然，这是后话。

此外，政治的“严冬”，战争的“严冬”也常常会造成财富的暂时性“冻结”。一个王朝推翻了另一个王朝，一个家族打败了另一个家族，一个国家战胜了另一个国家，一个企业吞并了另一个企业，除了权力的转移外，最后也都还会落实到财富的“冻结”、转移和再分配上。古今中外，无有例外。只不过相对于财富流动的绝对性质，“冻结”通常都是暂时的，局部的，是与企业或个人所遭遇的经营环境、投资

环境，或者说是“气候条件”休戚相关的，而且，很多时候也可以通过人力加以化解或预防。但如何化解和预防，常常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小时候，记得冬天每场大雪后最有趣的游戏总是“打雪仗”、“堆雪人”……红红的小手捧起冰冷的雪，先是在场院里堆起一具与真人相仿的雪人身躯，然后再在地上滚出一个大大的圆圆的雪球作为雪人的头装上去。接下来，便开始抓起一个个小雪球砸打雪人，继而再互相追逐、击打、嬉闹，直到身上汗流浹背，头上水汽蒸腾，仍乐此不疲。

作为水的另一种形式的雪，能够变成“雪球”，主要靠的是雪粒本身所具备的“黏着性”，这种“黏着性”后来被人们认识、总结、理解和加工为“滚雪球效应”（在基督徒们那儿，则称之为“马太效应”）。

财富积聚的过程，某种意义上，正是一个“滚雪球”的量化和集化的具体体现。财富要增加自身的价值，通常必须由货品摇身一变而成为商品，参与到商品流通领域里去“滚动”。

1

医生是强势，病患是弱势



《心术》

◆出版社：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作者：六六

有“社会话题女王”之称的当红作家六六的最新长篇小说《心术》再次触碰社会热点，将矛头直指医患关系这一全民关注的敏感领域。据称，六六卧底上海数家知名医院半年，亲历各种案例，最终推出这部小说。

小说《心术》以上海某知名医院的脑外科医生郑艾平的第一人称视角切入，“我”是一个想实现医生理想和抱负的人，但是他的工作又让这一愿望遇到层层阻碍。“我”的同事大师兄刘曦、二师兄霍思邈三位年轻医生，性格各异，却都还想做个好医生。但在这个社会舆论中，人们心里已经习惯性地有个强势弱势的自然倾向性。就像警察与被捉的百姓之间一样，医生与病患之间，医生是强势，病患是弱势。而事实上病人的不信任、胡搅蛮缠、医疗纠纷的败诉，现实一次次地打击着这群医生。在这种压力巨大的气氛中，年轻的医生为他们的理想挣扎着……

小说聚焦在一群年轻人努力成为好医生，而又不得不面临社会现实的考验。揭示出在当代中国医

患间痛苦的关系中，无论是患者还是医生，都不能简单地用白纸黑字来定义。

2月22日

我今天看到一篇博文。作者有感而发，原文如下：

我就是这样，一次次被代表着。某些政协委员说，其实中国老百姓看病不难也不贵……

我被这些有话语权的同学代表着，在全国政协会上，发了这么一通不是人话的言。

其实我也有话语权的，我经常在家里代表王德福同学发表意见。

比如我根本不经他同意，就擅自为他选择了一条猫处长的不归路，还代表他单方面决定，今后都不买猫罐头了，我们家的每个人到了香港，都代表王德福同学吃了很多的鱼蛋……连他的压岁钱，也没经他的手，直接划进我的个人小金库里了……但人家一点意见都没有，能吃饱饭再有个暖和的地方睡觉就可以了。相较之下，我偶尔被代表一回，也就一年一次的频率吧，就吱吱喳喳不开心，是不是人品比较低下呢？

但我怎么觉得我比王德福要凄惨啊？至少，王德福的咔嚓费用是我出的啊，不吃猫罐头改吃鲜鱼其实更有利于他的健康。我呢，还得工作，得养家，仰人鼻息之余，还要拼命瘦身强壮身体，保证自己不去看病……如果政协委员们能够像养猫一样把我养起来，不干活就能吃饱饭睡暖觉，我情愿被你们所代表！爱咋代表咋代表，不被你们代表我都不答应！

文后的跟帖一片赞誉叫好之声，感觉抒发了老百姓胸中的郁闷。

通常作为一个医生，一个医务工作者，在铺天盖地的声讨质疑声中，我们都聪明地选择沉默。

人们心里都有个强势弱势的自然倾向性。

警察与被捉的百姓之间，警察是强势，老百姓是弱势。

医生与病患之间，医生是强势，病患是弱势。

城管与小贩之间，城管是强势，小贩是弱势。

弱势声讨强势是权利，若强势胆敢辩驳，那叫屎壳郎进厕所，找

死。

我作为老百姓，显然是不同情警察和城管的。躲猫猫、俯卧撑、自杀鞋带里，我始终相信警察方面肯定有猫腻。城管要是被打了，我觉得那是小贩逼急了揭竿而起。富士康说它不是血汗工厂，全国人民都笑。

所以将心比心，我知道我这篇日记一旦被公开，会被砸个半死。所以那篇博文背后，没有一个医生敢斗胆发言。

我于是非常佩服那个说出中国看病既不难也不贵的委员，顶着锅盖前行是不易的事情。

2月23日

今天是周二，是我们科“法定”的谈判日。

那个家属，看起来很老实，话不多，但就是咬死四个字：“我不接受。”然后就是压抑地抽泣。

她不接受的是“意外”这两个字。

其实，所有的病患都不能接受意外这两个字。他们分不清楚意外与事故的关系。人可以病死，那不是我们的责任，但人不能死在手术台上，因为那是我们弄死的。

我那天和一个外行朋友争论这个事情，他居然是同样的反应：“是我，我也不能接受。”